



Small, faint text or a mark located in the lower-left corner of the page.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索隱

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

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

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大也謂長嫂也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詐為羹盞

櫟釜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有使為聲漢書作轉音勞

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

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

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

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

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頡侯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

名為侯號者怨故也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

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戌立王戌立二

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

尚大傳趙夷吾諫不聽戌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相攻

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

卒飢吳王走楚王戌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

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吳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

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

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

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

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

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

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

卒諡節二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

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

者蓋褚先生誤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楚元王世家二十

二

二

二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

正義曰年考云都邯鄲

名友謚曰幽幽

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

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

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

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

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

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

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

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

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

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

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

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

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

鄲遂降

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

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

索隱曰漢書申

公名培王戊胥靡之

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

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

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

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

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初起

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

索隱曰即桃林之塞從

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

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

津入楚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津南過入楚地也

燒其積

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

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

陵

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

春

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

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

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

共尉索隱曰共敖之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

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

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

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

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

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二十六城正義曰淮

以西徐泗濠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

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

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

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二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

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

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于

營陵侯澤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于之也文頴曰以工畫符籠也澤大說之用金

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

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頴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

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

卿徐廣曰名澤駟案如淳曰闡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

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

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

一切猶一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祖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

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

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

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頴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

重難發專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

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

為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

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

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

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

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

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

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

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

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

萬曆二十四年刊

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
主立功之迹太史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
欲誅諸呂至梁

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

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子齊復故

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

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

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

如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

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

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

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

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

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天子

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

者二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

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 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 絕間周殷

賞功胙土 與楚為隣 營陵始爵

勲由擊陳 田生遊說 受賜千斤

權激諸呂 事發榮身 徙封傳嗣

亡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其母外婦

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

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 齊王孝

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

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 呂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

魯元公主湯沐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呂太后喜乃得

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二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

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

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徐廣曰酈侯

二字皆音孚酈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台音貽呂后兄子○正義曰按酈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出縣西北二十五

里哀王二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

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

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

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

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

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

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人醉

亡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人臣謹行法斬

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

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

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

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

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

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

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

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

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

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詐

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

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

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

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

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

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

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

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

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

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

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
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
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二趙王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
諸呂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濞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
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
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

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

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

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
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
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
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
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
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
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
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
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
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

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

難不暇行詔命也

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

何能

為乎乃罷魏勃

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

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

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

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

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

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

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

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

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

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

正義曰今濟州濟北王所都

立

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

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正義

音不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

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間以悼惠

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

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

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間為齊王志為濟北王

印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

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

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

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王剛反天子

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

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

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

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

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

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

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

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

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

索隱曰重寵反謂直寵欲世寵貴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

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

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

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

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

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

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

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

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

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

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

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主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

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薄不

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

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

可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

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

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

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

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

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

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

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

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

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

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

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

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

章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

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

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

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

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

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

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

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

王徐廣曰廿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

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子正義曰都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

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

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

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

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

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

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

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

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

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

軍擊破虜濟北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

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

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闕

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

悼惠王子正義曰辟音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索隱

曰勒漢書作勃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

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

正義曰年表云菑川王都劇故

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

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

索隱曰按地理志縣

名屬平原也正

義曰貝州縣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

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

川王反母後及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

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

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

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二年十一歲卒

曰亦褚少孫次之

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

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

淄州長川縣北四里

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

幽州東南六十里也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

正義曰年表云都高墨按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

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

安德縣北二十里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

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

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

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

樹屏自疆

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

呂后肆怒

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

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

功大策長

東牟受賞

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

雄渠辟光

齊雖七國

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終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

以文無害

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任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

也○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

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護救視也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

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二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

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

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

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駟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

事

第一

索隱曰謂課最居第一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

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

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

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

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

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

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

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之關中事

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灌空王數失軍道去何常

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

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

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

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

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

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

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一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

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
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
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
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
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
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
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
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君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

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
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
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
全奈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二曹參
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
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

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

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

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

為贏漢十一年陳稀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

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上上已

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

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

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

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

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

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一年秋黥布反

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

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有說相國曰

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

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

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

賤貴貸以自汗正義曰賈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待得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

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

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

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昆首以與相國曰

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

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官上大

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

械繫之數日上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

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

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

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

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

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

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子是分過也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

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

恭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

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

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

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

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

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七里謚為文終侯

徐廣曰功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

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索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

錄音祿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

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終 史記五十三王

左

文

圖

大

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

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

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將擊胡

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 攻秦監

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郡置守尉監一人 大破

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

與方與反為魏擊之 ○正義曰曹參擊方與 豐反為魏攻之 索隱曰時雍齒守豐

為魏反沛公 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卮 正義曰音夷 軍碭東破之取

碭狐父 素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二十里 祁善

置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
○正義曰括地志云改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
縣也言取碭狐父
及祁縣之善置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

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
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
擊章邯車騎攻爰戚
及亢父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
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先登

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
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
擊章邯
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二里北狄故城安縣攻曰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

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
或曰楚官名
號
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
建成縣屬沛郡
遷為威公索隱曰遷參為威令○正義
曰即爰威縣也是時屬沛郡

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
成武縣屬山陽

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
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

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
隱曰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正義曰
曲丘羽

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
呂氏春秋得任負者位執珪古爵名
從攻陽武下轅

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轅轅
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
絕河津正義
曰津

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騎戰陽城郭東陷陳應劭云
今褚陽

關峽關取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峽關也

前攻秦軍藍田南

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

又夜擊其北

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

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

遷為將軍從還定

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

里雍棧

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棧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

軍圍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

圍好時取壤鄉

文穎曰地名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

正義曰櫟音

首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櫟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櫟坊是高櫟近壤鄉

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

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

參將

兵守景陵

漢書音義曰縣名也

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

蘇林曰今華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

於廢丘

正義曰周曰大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魏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以中尉從漢王

出臨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

至河內下脩武

正義曰今懷州

獲嘉縣古脩武也

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

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

正義曰徐

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

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程處反於燕

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

往擊盡破之

柱天侯反於衍氏

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

又進破取

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瓚曰武疆城在陽武

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

曰才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

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

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因攻

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

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

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

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山王

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

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

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濼陰平原

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濼陰平原鬲二縣屬平原濼音吐各反已而從韓信擊

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

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

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

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二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

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

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

參功凡下一國縣一百一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

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

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

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

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

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

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

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

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

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

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

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

更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

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

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

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

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

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窋既洗沐

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

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

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

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

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二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若畫一徐廣曰艱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蕭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類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

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為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索隱曰

不與無為對天不可與辨其美矣

參商美時國常情林言合商流日投報

大史公曰曹相國公如

大史公曰曹相國公如

大史公曰曹相國公如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終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素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譚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

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二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

事韓韓破良家僮二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

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陳州也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

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脩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貊在高麗東新羅

地東至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

客狙 服虔曰狙伺候也狙老頂反伺也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 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

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

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

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

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應邵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索隱曰崔浩云直猶

正也謂至良所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 徐廣

正墮其履也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

取履因長跪履之 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 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

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

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

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

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 徐廣曰編一作篇 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二年孺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

河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正義曰北錄云太公兵法一秦二卷 良

高曆二十四年刊

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
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
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
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
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
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
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
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徐廣曰即司徒
耳但語音訛轉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

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維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
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徐廣曰峽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
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
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言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
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
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
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

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

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歸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

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音

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恭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

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

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

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

曰鯁生索隱曰鯁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贊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

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

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詔在項羽

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

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墾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孤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

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郅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

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
 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
 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
 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
 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
 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曰
 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
 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
 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

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

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

為三公固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

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

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

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

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

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

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

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閿鄉各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

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二百里

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

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

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而公事

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始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

令趣銷

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

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

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

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復上可有道故謂之復道

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曰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

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

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電倍河向伊

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

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

函正義曰穀二穀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一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

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

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

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

即日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周禮二日詢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留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

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

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

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

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吕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

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

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

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大伯之後姓周名術字

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用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

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 四人者年

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

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

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今語出韓子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管灼曰鼓行而西言

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

侯病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郵音九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書

儀二六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病甚楚人剽疾

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太子為將軍監關中

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

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

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

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辟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士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闕

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闕

索隱曰音曲亢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闕事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

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

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

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

在曰三寸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二隨風雨上下也

學辟穀道引輕身

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

會高帝崩呂

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

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

成侯子不疑代侯

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曰

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二年

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

實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

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

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

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

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

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

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

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

梧音忤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驚悟於人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

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

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算

橫陽既立

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絳

嗟彼雄略

曾非魁岸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終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

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郡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

少

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二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

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

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

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音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麩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

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

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

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

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

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

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索隱曰一作執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進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

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

奈何子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婦負

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

母兄伯以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屬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

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

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

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

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

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

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

卿不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

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得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

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

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富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

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信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

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

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

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謹也音謹又音

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

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

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

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

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

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

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

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

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

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

如淳曰猶無廉隅

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

以金縱反問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
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
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
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
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
草粗也○索
隱曰戰國策云食馮讓以草
具如淳云藁草鹿惡之具也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
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
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
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

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

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

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

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

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

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

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

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

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

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

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

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

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

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

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

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尊高帝

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

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

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

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君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

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

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

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

妙蹕善故藏隱不傳馬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

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

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

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

矣闕氏婦女有姪姬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

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畧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

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

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

曰傅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謔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

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

起豐以殿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陳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

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

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

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

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

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

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

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

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

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

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

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

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

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

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

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

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
喜向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見婦人口不可用顧君
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
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二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
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
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
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

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二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
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

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

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

曰頭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

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

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

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

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

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

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

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

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髀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哀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

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

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薄

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

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材官引彊

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

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

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

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

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

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

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

定魏地攻爰戚東緝

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緝縣音曼

然則戶牖之為東籍音昏是屬
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曼也
以往至栗取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栗屬沛郡也

醫桑先登
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
擊秦軍阿下破之
索隱曰謂東阿之下
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
定陶襲取宛胸
正義曰宛胸二

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
得單父令
夜襲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

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壽張
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

封先至城下為多
文頴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
後章邯破殺項

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
索隱曰謂初起沛父還也
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

郡長沛公拜沛為虎賁令
索隱曰漢書云襄陽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沛音今所見本各

也
以今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賴陽緱氏絕河津
正義曰即古平津在洛州洛陽

東北五十里
擊趙賁軍戶北
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戶即鄉今偃師也北謂戶縣之北
南攻南

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
索隱曰或是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

攻槐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索隱曰地理志

二縣屬右扶風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

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
擊章平姚卬軍
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
西定汧
正義曰

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也
還下郿頻陽
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
翳章邯廢

丘
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大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二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

萬曆二十四年刊

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破西丞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擊

盜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正義曰音圭東守峽關轉擊

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

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陰

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

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所將卒當馳道為多隱

豕郡謂破茶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

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

縣南二里或以為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韓王信於代降下

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偃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

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音山寡反按霍以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擊胡騎破之武泉

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還降

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破之應劭曰沙音沙或曰地名○

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騎平城

正義曰地理志云樓煩二城在鴈門郡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

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

曰絺名也乘音如證反萬曆二十四年刊

豨將宋最鴈門守圉

索隱曰因守之名音胡因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遼

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

丞相箕肆將勳

徐廣曰箕一作箕勳

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音勳亦作博字並誤耳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

郡十一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

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徐廣

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

破綰軍上蘭

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

復擊破綰軍沮陽

正義曰和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追至長城

正義曰即馬邑長城

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今是

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

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

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摠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

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二人別破軍二

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

說士東鄉坐而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

椎少文如此

讚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為鈍椎音直追反

勃

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

年置太尉官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

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

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
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
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
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
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
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
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
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
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

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索隱曰簿即

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

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

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

遭左右物提之也音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

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志者

頃也遭者逢也謂太后頃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曰絳侯縮皇

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

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

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

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

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

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字駟案服虔曰條音條○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蓀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

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鳴亭侯

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二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

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

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

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

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二歲其兄絳侯勝

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

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

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

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六

索隱曰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

之事不聞君命居無荷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禮鄭眾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天

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右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

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

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

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

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各官也孝

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

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二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為大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

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

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

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餒音亦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

既會兵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二十一

六

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

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

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頰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

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

反走丹徒越人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

殺之於此城

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兄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

平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於是諸將

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

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

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

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

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

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

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

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

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

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

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

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

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

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

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裁韋昭曰裁大爵也音側吏反

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

櫡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也櫡音筋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景帝視而

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

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

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

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

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

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

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

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

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

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二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一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身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而虛已不學占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對制獄是也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碭東

亦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滅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蘇秦張儀

蘇秦張儀

亦國曰止

河如必兩

河如必兩

齊為古樂

曾國煥為

曾國煥為

亦國曰止

河如必兩

河如必兩

齊為古樂

曾國煥為

曾國煥為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孝王武皇帝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孝文帝即位二

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

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也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

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二歲徙代

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

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一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

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河○在

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并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

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

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三

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二年矣案

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

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其明年及之國二十一年入

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

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崩太子即位其後漢書曰二十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即位雖知非是言自然於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

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殺數

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

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

相距二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

吳楚之徒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

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實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二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

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馬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

王竹
園也 廣睢陽城七十里 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符而後

下和之者稱陽曲今踵以為故所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三十餘里 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

又一名 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 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二十六乘大

駕八十一乘皆備 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 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二十六乘大

駕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

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

詭多奇邪計 索隱曰周禮有奇袤之人鄭玄云奇袤 初見王賜

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

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

迎梁王於闕下 鄧展曰臣將駟馬往攢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臣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 既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

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

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 十一月

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表益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 索隱曰表益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

關隔其說 竇太后義格 如淳曰枝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不得行也

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

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表益

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
 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
 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王乃令勝詭皆自殺
 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
 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

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
 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二十五年冬復
 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

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

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

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
 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
 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
 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
 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

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曰漢書作讓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

金

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孝王誠後世善保

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

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

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竿○索隱曰措

音進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進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竿也謂為門扉所竿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

后亦私與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

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

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宋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

而王與任王

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

犴反者

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

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

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傳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

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

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曰干林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喜好之事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

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

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

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索隱曰竇嬰表益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

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

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

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一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

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

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

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

梁郎其子來治此劔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其子史失其姓名也

以此知而發

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

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

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

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

還至霸昌廐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

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

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

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

之立起坐冷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
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寶嬰正議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
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二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

索隱曰闕音過
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

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

舜 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
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

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令奏謚法
曰聰明睿智曰獻

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

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
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

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
慨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宗世家二十九

一

縱酒聽樂因以終

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

卒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

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

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墻垣牆外之短垣也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索隱

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瓶或用狗以其瓶血繫左輪

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

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請中尉府簿中尉到都

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

之榮最長死

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

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與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

索隱曰諸法好更按

舊曰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

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

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

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

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

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姪

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姪服舍中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

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

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

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王王端以孝景前二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論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

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

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

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些蘇林曰為無所管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頗師古云管

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

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

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市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

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

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

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

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

人索隱曰謂詭詐人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

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

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

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星口及汗以姦利事彭祖

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一歲輒以罪去大者死

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

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會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人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

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

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埋蒼云

襪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襪祥者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

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

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

子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白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

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

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奉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曰

的的即釋名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并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姪女汗也漢律云見姪變不得侍祠姪音

順治十六年刊

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乃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
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
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廻旋帝以武陵零陵
桂楊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
立服虔曰鮒音拘為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

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

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

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序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膠東康王寄

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

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鏃

鏃鏃守林音子木反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

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

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

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

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

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悅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

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

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輒歸舍

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

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

財物即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悅共分財物太

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悅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

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

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

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
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檢陷之罪勃無良師傅
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
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
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
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
商二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

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主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

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
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
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
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闕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禔福

吳榮長沙地小

王世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今為六王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下幸察

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二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

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與關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

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音翟也御史大夫臣

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

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等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

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曰古者裂地立

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

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

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

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關臣曰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各

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

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

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

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

易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

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

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

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

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

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

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鄴音贊後其子續封

音之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

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子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

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二太子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

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

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春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

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三王世表三 三

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
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
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
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
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
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
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禮文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

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

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

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白蠻之君靡不鄉

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

為列侯

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

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曰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

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

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

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

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

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

帝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

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

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

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

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

索隱曰謂地為

輿者天

有輿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如前故事制

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

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

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

酉奏未央宮六年

徐廣曰一云元狩

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

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

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闕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

受茲

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朕承祖考維稽

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

詔惟命不干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

德不矜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曰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

索隱曰按匈奴

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萌一作

毗韋昭云毗民也二蒼倉云邊人云毗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

長二十有二君皆來

張晏曰時所獲二十二帥也

降旗奔師

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

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一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一軍非軍將蓋我

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董粥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也

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

怨毋俛德

徐廣曰俛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斐○正義曰肥音符味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三王世系

五

毋乃廢備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

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

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

徐廣曰一作墻駟案李奇曰保持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

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維

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

方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

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

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

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

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

今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

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

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維陽者去維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頸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

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年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日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二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米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
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使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
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
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
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
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
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
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
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
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

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

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

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

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

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

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一城今地邑

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

三十一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

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

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
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
國除燕土境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
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二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
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
從俗以怨望也無儻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
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
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

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
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
武帝崩昭帝初立日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
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曰案昭帝鉞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曰早封在外實
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曰疑怨
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鉞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
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

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
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

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
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
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

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大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初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

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

芷漸之滌中

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度之滌謂

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

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

以之始元年正義曰漢復封燕王曰兩子一子為安定侯

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正義曰括地志

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二十七里

燕王曰不如此則五子與不與必且於去

立大百共味亦云云

燕王曰不如此則五子與不與必且於去

